



花城年选系列

朱航满◎编选

2013 中国 随笔 年选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花城年选系列

朱航满◎编选

2013中国 随笔 年选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中国 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3中国随笔年选 / 朱航满编选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4.1

(花城年选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6968-8

I. ①2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7384号

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丛书篆刻：朱清

责任编辑：林青 蔡安 欧阳衡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装帧设计：田田视觉传达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2013 中国随笔年选
2013 ZHONG GUO SUI BI NIAN XU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 |
| 开 本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 |
| 印 张 | 19.7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40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文章似酒如茶

——序《2013 中国随笔年选》

朱航满

深秋之际，与同窗 L 相约聚谈。L 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，写一手好文章，《读书》杂志连载她的外国文学读书随笔，专栏取名“倒视镜”。我读了喜欢她文笔的绵密，运思的巧妙，分析的细腻，还有读书的博杂和多趣。那日，我们纵谈白话文章之妙，我说早年最喜欢鲁迅，近来则更佩服知堂。前者如酒，后者似茶，都是越品越有滋味的事情。没想到 L 与我深有同感，她也是知堂迷，博士论文作了有关知堂的选题，而由知堂，她竟深涉日本文化，也想去东洋留学。因为谈性愈浓，她便极力向我推荐了几位日本作家的作品，让我一定要好好来读。后来，我看她新近在报刊上发表的随笔文章，很多也都与日本作家有关，或谈黑石一雄、或谈芥川龙之介，或谈泉镜花。L 感慨说周作人是最懂得日本文明的真谛的。为此，她写了一个系列的读书随笔，发信给我先睹为快，有许多作家都是我不熟悉的。我觉得她是在向知堂的文章精神致敬。

那日倾谈俱欢，记得还提到了钱锺书。周作人与钱锺书是我对于中国近世文章的最爱。前者有日本文化的纯净散淡，后者则有英论文人的博杂风流，而底蕴又皆是中国的精神与气韵。周作人在《一蓑轩笔记序》中云：“文章的标准本来就简单，只是要其一有风趣，其二有常识。常识分开来说，不外人情与物理，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，后者是正确的智识，合起来就可称之为智慧。”想来读周作人的文章，恰如明窗饮茶一般的雅兴。周氏不但自己喜欢“吃茶”，写有多篇关于喝茶的美文，而其文章更有茶的甘涩与芬芳。如果说周氏文章如茶，那么鲁迅与钱钟书的文章则也有些似酒了。鲁迅文章是烈酒，钟书文章如红酒。鲁迅文章如酒之陈酿，钱氏文章则若酒之上品；鲁迅文章如酒之痛辣，钱氏文章则似酒之甘冽；鲁迅文章如酒之醇厚，钱氏文章则有酒之绵远。鲁迅文章多读使人痛快，知堂文章多读使人着迷，钱氏文章多读则使人沉醉。

好文章似酒如茶。其实，这番比拟不过是一种文人的戏谈，算不得严肃的学

术评价，也当不得真的。但因为自从开始接编花城出版社的这册随笔年选，我常常为了何以入选而颇费愁思。因为若是大而化之，凡是写就的文章，似都应纳入遴选的视野和范围。但如此以来，岂不是变成满坑满谷的杂货铺了？说来我更喜欢用“文章”二字，而非“随笔”这样的称呼。实际上，中国人的文章之说，大抵乃是因读书、看画、赏景、交游、忆旧、序跋、题记、考证、辨析、答疑等事而记的文字。故随笔文字，皆应是因故而起，也是言之有物的东西。这或许就是随笔中“随”的意味了吧。由此，我对今日诸多所谓新散文颇不喜欢，因许多文字在我看来，乃是造作之气实在过重，其中虽不乏匠心与才情，但为写而写的态度颇令人怀疑。本应是一篇洒脱有趣的文字，但在这些作文者的笔下，却是如造水泥大厦，层层叠叠，气势凌人，实在是毫无情趣的丑陋之物。

而周氏兄弟与钱氏的文字就不这样。我的书桌旁常有人民文学版的《周作人散文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钱钟书的《七缀集》，都是百阅不厌的戛戛小册。知堂与钱氏作文，虽都喜欢掉书袋，但显然是胸中笔墨纵横。虽然引经据典，但前者无论是抄书，还是后者的引用，都是巧妙和自然的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好的随笔文字必须是胸有成竹，能够对所谈之事有个人之见解和态度，对于所叙之事能有取舍之功夫，而不是笔尖随着对象走，东拉西扯，不成气候。这些均是火候不到，功力不足的因故。其实，知堂的文章是小品文字，看似随意，其实却有成年累月的积淀，字字句句都是功夫，不能轻视；而默存的文字，又是十足的论文，但一点也不似今日学术八股，令人读来头疼。都是苦心经营的东西，但却读来如美文一般，令人如有行走山阴道上之感。从周氏兄弟到钱钟书，在这些老一辈文章大家的笔下，我似乎找到了当下中国文章的隐约脉络。

好文章似酒如茶。翻拣一年年的收获，却总是那么不同。年初，在网上读到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的一篇长文《六十年来家国，万千心事谁诉》，读后感慨万千。此文发表于2011年台湾的《思想》杂志和《领导者》杂志，系为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的著作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所写的一篇读后札记，却是高华借龙应台的著作谈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识与思考，实乃是才情与识见皆佳的论述。此文写就之际，也是高华疾患痛症已近晚期之时。去年我编随笔年选，收入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女士的悼念文章《千山我独行》，她说高华那时从上海做完手术，肝脏切除了近一半，但回到南京就写成了这篇长达一万六千字的文章。熊景明感慨说：“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；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。”好文章可遇不可求。这是高华的最后一篇文章，却丝毫没有哀怨悲愤之气。我编随笔年选，颇为这样一篇上等佳作未曾早日寓目而遗憾，也为高华先生之早归道山而极感痛心。高华的文章如酒，甘冽醉人，激荡人心，如陈酿。

如果说高华的这篇是我这一年读到印象最为难忘的文章，那么，这一年我最喜欢的书籍，则是木心的著作《文学回忆录》。准确地说，这只是木心的一个半成品著作。在他去世之后，弟子陈丹青根据他当年在纽约为他们这些艺术流浪者

们的授课笔记编订而成。我捧读此书，颇感木心先生的慧心。《文学回忆录》阐述他对世界文学殿堂中的诸子百家的认识和体悟，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却是艺术家的文学笔记，其最关键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对于文学的诸多真知灼见，而更关键的还在于木心打通了文学与艺术的壁障，令我读来十足的惊叹与欣喜。文学与艺术之间，本就不该分立并列的，而是互通互融才对的。去年我选上海画家夏葆元先生的怀念文章《木心的远去与归来》，今年则选画家陈丹青为《文学回忆录》所写的长篇后记《木心的文学课》，他们都写到那段坐而论道的日子，令人神往。如果说高华是以史论道，木心则只是借史谈艺，但读他们的文字，不仅是窥见其慧心与才情，而更看到其精神上的独立和清醒。高华文章似美酒，木心文章如好茶。

如此看来，我遴选2013年的中国随笔年选，已有了这般的标准来审视，来欣赏，来体悟，来探究，来斟酌。印象深刻的，诸如筱敏的随笔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》，虽是游记之作，却饱含忧思，意境深远，如饮佳酿；崔卫平的随笔《收复自己的人性》，系读书笔记，尖锐沉重，直抵灵魂，乃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；杨潇的随笔《另一个国度》，气象开阔，笔意萧瑟，如纪录片一样地沉静和诗意；还有狄马的随笔《梁山是劫富济贫的吗？》，乃是另类的读书文字，其笔端的反讽与幽默，令人读后会心一笑；再有谢仰光的随笔《王与法之间》，写他国的旧人旧事，勾勒史料，阐述精神，笔墨酣畅，饱满淋漓，对于当下现实乃有烛照之意；再有学人范福潮、陈徒手、王晓渔、羽戈诸君的文章，乃是独立精神的读史文字，融个人经验与公共情怀，传统趣味与现代精神于一体；还有龙冬的随笔《致赫拉巴尔》，写捷克小国的大作家赫拉巴尔，是一个出版者与作家之间的心灵对话，也是两个命运有着相似国度的写作者的精神交流，更是对一个在特殊语境中坚持写作的异国作家的致敬，还是一个中国作家的诗意宣言。此等文章，均似好酒。

好酒难得，好茶珍贵。2013年的好文章，既有令人沉醉的忧思之作，如饮好酒一般；也有让人细品的绝妙之作，颇似饮茶一样。杨绛先生的《忆孩时（五则）》，乃是百岁老人的笔触，散淡之间却有品不尽的人间滋味。文坛老奶奶的笔触，既可爱又温暖，还有许多道不尽的忧伤与苍茫。香港董桥的文章，虽是谈文玩与风雅，背后却满是道不尽的沧桑与风流，选录三篇，也是选了再选，篇篇都难舍的好文字；画家韩羽的文字《故人书简札记》，乃是因一组旧友书简写成的札记文字，共计十八则，其间却有识有味，文字也如其画作一样，寥寥数笔，满纸机趣；邵燕祥先生的忆旧之作，温润中透露着锋芒，仿佛历史的尖刃在心间慢慢刻录，选录两篇，均如苦茶夜饮，往事浮上心头。还有章德宁写母亲，刘新园忆恩师，李章和维舟追悼亦师亦友的当代学人，此等篇章，均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积淀与爆发。说来杨绛都一百零三岁了，邵燕祥八十岁了；韩羽八十二岁了；连笔头甚健的董桥也已是古稀之龄，今年七十一岁了。老先生们的文字还老辣苍劲，

却也透露着温润与活泼。真是太珍贵了。这样篇章难道不是读一篇就少了一篇吗？

文章似酒如茶。有好文章可读，岂能不如有美酒好茶来相伴。虽叹息今日文运日衰，其实并非是好文章太少，而是糟糕的东西实在太多，遮挡了我们的视野与眼球，麻痹了我们的大脑与神经，甚至玷染了我们的心灵与思想。那日，我与同窗L谈到当世好文章，我说谷林先生的小册子《书边杂记》精雅细美，不妨一读；董桥的文字并非文化快餐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集子不妨买上几本抓紧珍藏；我说期待已久的《胡河清文集》即将面世了，冯象的《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》今年再版了，缪哲的《祸枣集》结集后颇受读书人喜爱，他的译文集四册据说也要集中出版了；我说上海的黄裳先生和北京的止庵先生打笔仗，且不去管，可他们的文章都可爱；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的十年诗学论文集结为一册《文本的肉身》，读来绵密又华美，如江南丝绸那么赏心悦目；我说老师陆文虎先生的著作《荷戈顾曲集》也值得一读再读，虽是一册文艺评论集，读来却如饮陈酿。陆师研究钱钟书多年，读书多，阅世深，文章苍劲大气，我揣摩长久，总是万千滋味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记得年初春暖，我携一册随笔年选的选本拜访孙郁先生，在他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办公室畅谈文章之道。后来，北京《文艺报》整版刊登大学文学院长的访谈专栏，竟也有先生所谈的文章之道，不禁读后会心一笑。去岁秋深，我编2012年的随笔年选，在上海的《文景》杂志上偶然读到胡兰成的佚作《记南京》，颇爱之。癸巳夏热，受邀到南方参加一个笔会，遇见诗人庞培，夜谈竟均提及此文，堪称快事也。好文章如价值不菲的矿石，发现的愉悦便是如此。由此，想到孙郁先生为拙作《书与画像》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。‘五四’以来形成的文体，其空间还是那么的大。那长长的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。只是有时弯曲，有时笔直，有时隐秘。好的文章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，只是我们有时没有看到而已。”孙郁先生研究周氏兄弟多年，又在鲁迅博物馆浸润数十年，文章温润澄澈，又沉厚开阔，想来乃是见识广、胸襟大、积淀深的缘故。他的这句话，我几乎都背熟了，想来是忧思，也更是期许呢。

2013年10月28日凌晨，北京

Contents 目录

001	文章似酒如茶——序《2013 中国随笔年选》	朱航满
001	致赫拉巴尔	龙 冬
026	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	筱 敏
030	王与法之间	谢仰光
038	收复自己的人性	崔卫平
047	神明和好人	苍 耳
053	忆孩时（五则）	杨 绛
058	皮诺儿曹的作业	蓝 蓝
062	夏的故事	王小妮
066	十日谈	吴虹飞
074	我写《蒋公的面子》	温方伊
079	若问我家来何处（外一篇）	邵燕祥

085	母亲是杨家人	章德宁
098	我和我的老师范祥雍先生	刘新园
107	辛丰年的信	李 章
117	平生风义兼师友——怀念张晖	维 舟
131	看不见的“柏林墙”	景凯旋
139	亲人——叹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点滴	林子明
148	残酷的辉煌——女纳粹特罗迪的故事	施京吾
156	另一个国度	杨 潇
167	梁山是劫富济贫的吗？	狄 马
172	“忠于君”与“忠于事”二题	羽 戈
177	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 ——鲁迅和许广平的“三一八”记忆	陆建德
182	伤心莫问前朝事（外一篇）	范福潮
193	少年情事宛留痕	范旭仑
199	故人书简札记（十八则）	韩 羽
209	怒向刀丛觅小诗	戴明贤
215	晚年孙犁：追步“最好的读书人”	张 莉
226	木心的文学课——《文学回忆录》后记	陈丹青
235	缪哲的翻译经	秦 颖
241	风鸣两岸叶，月照一孤舟（外两篇）	董 桥

249	符号游戏	段 炼
256	幸有银翘解毒丸：陈云《中文解毒》	江弱水
263	雨中的鱼——关于泉镜花的《高野圣僧》	卢 冶
269	沧海月明珠有泪——读加沃蒂著《肖邦传》	赵越胜
279	黑衣僧远去——走近肖斯塔科维奇	肖复兴
287	从肖申克到底赎回了什么？	陈家琪
291	田汉：为艺术请命的遭遇	陈徒手
297	巨匠与宗师（三则）	刘 春

致赫拉巴尔

龙 冬

—

尊敬的赫拉巴尔先生，我听说，整整一周，你住在布拉格近郊克斯科森林的木屋里。那是一片不小的林区。有些地方，阳光无力穿透茂密的枝叶，林间渗透着浓重的黑色。公路隐蔽在树林里。车子直直行驶，速度并不太快。清香的空气灌进窗来。风是甜的，甜的……赫拉巴尔先生，你看，我完全浸泡在以往的景象里。现在，我回到北京有两个月了。以往这些，对我来讲，是一些美妙感受。而对于你，是布拉格人平常的周末生活。

太阳在森林中忽隐忽现，如同一团打碎着的蛋黄。它紧随我视线赛跑，并且上上下下移动，每次显露，位置都有变化。这阳光又不安，又宁静，好像一个抑郁的人，因为酒的作用，热烈表达，继而沉默，他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。

我从 429 路和 443 路克斯科公交站拐进这幽深的碎石小道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脚下总被草茎绊住。你的木屋开始从满眼绿色中显现，渐渐显



现出来，露了一点点明黄，然后一角明黄，然后，一块块明黄。我终于站住了，跟前是棕色板条的栅栏。隔着一小片空寂的林间草地，整座木屋墙体的反光，令我似乎就要昏厥。我不能自制，下意识倒退两步，身体也随之晃动了两下。木屋有两层，车库门、窗框同桁木涂着深绿的油漆，除此，都是白色。晴天，阳光明亮斑驳地映在雪白墙面上。这木屋在中午时分散发着夺目光芒。木屋雪白，有森林环抱，墙目光斑似在燃烧，又如同为一只精巧的盒子贴上了碎片金箔，也像画布上那种用刮刀涂抹的厚重油彩。

我知道，赫拉巴尔先生，你这处住所，仅仅是用来周末度假和躲避喧嚣的写作。应该叫别墅。说到别墅，会让我们国家的人非常羡慕。殊不知，这样的别墅，或者再大些的别墅，或者小到只能容下一张床、一张餐桌书桌的别墅，在布拉格近郊山地林间还有很多。这是你们亲近自然的传统生活方式。亲近自然，远离“中心”，人的个性方可彰显。地方大，人少，到处可见森林、河流、草地。随手捡拾几片木头，看好一块山坡林间空地，拿钉锤当当当，几下子，一座木屋别墅就搭建出来了。屋子里的家用陈设简单，却是应有尽有。窗户里拉上洁白的纱帘，衬着一件工艺雕塑。外面窗沿下悬挂一盒红黄蓝粉的小朵杂色鲜花。我总是想象着那屋子里面的生活。那个人正在阅读一本怎样的旧书？那两个人正在亲密地说着什么样的陈年老话？那一家子人正在接待从什么地方到来的老友？当然，我讲这些肯定有所夸张。可是，每个家庭自建或购买这样一座别墅，也算不上什么奢侈，更谈不上时髦。雨后到林子里捡蘑菇，回来烧一个蘑菇汤，烤一盘蘑菇，炒一碟蘑菇，夫复何求？我看过你一张照片，手中捧个纸口袋，就是在克斯科这林子里捡蘑菇。我也知道，这生活，不是多数年轻人的选择。现在年轻人，他们习惯于被动的选择，他们远离自然，他们似乎比老一辈人还要适应制度化的生活。我的兴趣，也正好说明自己人到中年。我已不再年轻，不再年轻了。我已经懂得了自由的真正含意。自由，是近，而非远。自由是个体，而非众人。自由是小出版社、小书店、小的新书首发式、小签售、小阅读座谈会、小聚、小开本图书、小收益、小乐趣。自由是小声，而非高调。自由是柔弱，而非刚强。

林间木屋的二层有一个平台。你买下这处房产后，自己动手，在平台上搭建出一个阳光小屋。这真是绝佳的写作环境。当然，春天夏季和秋日的多数时间，你的写作恰恰是在房前长满杂草和灌木的空地上。这是你的露天写作。猫们缠绕在你的脚边。你的午餐，一半也是猫们的午餐。太阳晒得打字机过一会就要卡壳儿。那些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文字，沾染着草木清香，源源不断从打字机上方跳跃出来，呼吸着强烈的阳光，它们也不再阴郁，它们不乏伤感，却饱含着幽默和欢乐。甜甜的忧伤。这是你作品的一个中文名字。原先译者的翻译是“忧郁美”和“美丽的忧伤”，我觉得都不够味儿。最后，挖空心思琢磨出这么一个。“甜甜的忧伤”啊，我时常为这个书名自得其乐。

我两次来这里找过你。三年前，你已经离开了十一年。那天飘落着细雨。冬天

的雨，把寒冷嵌入骨髓。我甚至就连你那些心爱的猫们都没有见到。据说房子有了新主人，但这季节的寒冷，也不知将新主人驱赶到别处什么地方。只见到杂草丛中隐藏一个头戴黑帽身穿红衣的陶制玩偶。他嘴唇肥厚，一个哈哈笑的表情，让他嘴角咧到了耳根。这回我又来看你。秋日最后的阳光，在那天照耀出夏季的火热。房子里似乎有人从窗口闪过。隔着栅栏看半天，并没有人，似乎那年被寒冷逼走的主人没有回还。还是见不到你那些心爱的猫们。我甚至怀疑，那些猫已经被你带走了，他们正趴在蹲在你墓地的坟池上，安安静静，乖巧可人，望眼欲穿，他们如同面对苍穹观想，已经修炼成高深莫测的哲学家。那个黑帽红衣的彩绘陶人，依然故我，在老地方哈哈大笑。我甚至可以确认，那是你和妻子的遗物。

这天中午，你从二层阳光屋的写字台颤颤巍巍站起身，准备返城。下午，在布拉格老城胡苏瓦街的金虎酒家，每周四都有几位朋友定期喝酒。就连你们的酒桌在这天下午都是固定的，即便一时空着，其他顾客可以暂且坐在那里迅速喝上一杯，你们人一到，那些顾客就得起身另找地方落座。

你穿好夹克外套，戴好遮阳的帽子。你背上双肩包，这包里装着一个横格小笔记本，一支粗硕沉重的全钢圆珠笔，还有药。你心里暗自欢喜，一股恶作剧的冲动，因为那是妇科的什么药，或者就是避孕药。你将猛然想到，大方地拿出来推荐给酒友品尝，说这是一种最新研发出来的保健药。这药也是你先吃错的。你没看懂药瓶上的外文说明。谁送的？记不清楚了。

你下楼。猫们立刻知道你要离开了，神情惊慌，不知所措。你把他们逐一请出门外。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。会不会被人猎杀？会不会走失？会不会被人抱走？会不会冻死在深夜？你锁上房门，走过房前的林间空地。你再转身锁上绿漆的铁栅栏门。你走在了通向公路的小道上。突然，你站住，好像落下了东西。你站在那里想了想，又好像背后谁在轻声叫你的名字，你并不急于回转身去。最后，你还是转过身，慢慢转过去，你的眼睛和你那些心爱的猫们的眼睛，全都润湿了。你多么熟悉他们，谁是你的女儿，谁是妻子的儿子，谁是睡在妻子脚下的宝贝，谁是在你床上拉屎撒尿的小家伙。可妻子已经不在了。她死去好几年了。你们这一辈子啊，真是。妻子正埋在克斯科你家族的墓地里。那个墓地，是有一年你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妻子的。在同一个坟池下，还埋着你的父亲老赫拉巴尔先生和母亲，埋着你的弟弟，埋着你最最心爱的贝宾大伯。现在，赫拉巴尔家族只有你一人在这世界上了。你从几十里地外的家乡宁布尔克小城，从流经小城的拉贝河边，精心捡来许多白色的大大小的鹅卵石，覆盖在墓池上。拉贝河弯弯曲曲流向捷克西部，穿越广大的波西米亚丘陵和山地，流进德国，就是易北河。

这时，你已经快要走上公路。你最后一次站住，回转身。猫们也即刻站住，各自保持着静止的姿势，好像银幕上的定格画面。再见。再见。下一个周末见。正好，市区公交能开到最远的车子来了。那车停住，并且车门打开，缓缓地倒退回来，为了让你少走几步路。你一连声感谢着司机。



“今天可够巧的。”你说。

“巧吗？赫拉巴尔先生，我算定您就在这个时间回城。这班出车早，我故意放慢速度，慢点开，再慢点开，怎么样，正好接上您。否则您又要跟猫们依依不舍半天了。”这司机说话的声音特别大，如同演讲。

“嘿，生活啊，总有叫人意想不到的好事儿！”你挥舞一下手臂，也把声音拔高了说。

“赫拉巴尔先生，看上去，您今天的精神头儿可是比种公牛还好啊。是不是这个星期又写出了光辉大作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这个星期我做了许多的美梦呢，我把它们全都记下来了。”

车子在林间公路上快速前进。公路两边的树木壮大茂密，它们伸张的手臂笼罩着公路。那些枝叶给公路仅留出一线天空。有的路段，好像是行进在黑暗的隧道里，而前方尽头，粉红明黄的光线在乳白的薄雾后面躲躲闪闪，仿佛天堂。

一个小时后，你回到城区，又转乘有轨电车，在伏尔塔瓦河右岸科瑞佐尼茨卡大街靠近查理大桥的地方下车。然后步行，钻进克洛瓦街，再拐入胡苏瓦街。今天路上太顺了，你比所有的酒友都先坐在了金虎酒家。嘿，先来上一大扎皮尔森鲜啤酒。你从卸下来的双肩包里掏出小笔记本。那上面的确记录了这一周你在克斯科林间小屋的破碎梦境。那些无比忧伤的梦境啊。梦中亲人、年轻时候的异性、最好的朋友，他们如今身在何方？今天，你还要念给大伙听吗？你一口气喝下半扎啤酒。然后在那些忧伤文字的缝隙里，添加着一些可乐的成分。你微微笑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从安奈斯卡街和莱雷瓦街交汇处住的地方出来。我锁好房门，下楼，再撞上楼门。我站在小巷子里，整整衣冠，浑身轻松。我要去同你和你的酒友们会面，他们都是作家、诗人、音乐家、歌手、导演、记者、出版家、文学爱好者。我走进瑞塔佐瓦小巷，这是一条狭窄的巷子，但它东边的另一半却宽些，如同一把小菜刀。石钉路面和墙脚下经常见到狗屎和醉酒人的秽物。墙上满是涂鸦，偶尔也能见到一件恶心的装置艺术，比如一大团稀屎样的黏胶挂在墙角，上面粘着一个啤酒罐。一分钟不用，我从刀柄走出，在刀面上路过瑞塔佐瓦小街的卡瓦拿酒家。我看见里面还没有多少客人。我知道这是“地下”作家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，是今天布拉格真正意义作家聚会的地方。我继续沿着瑞塔佐瓦小巷往东走，左拐，进入胡苏瓦街。连续推开两道门，进到金虎酒家。

店堂烟雾缭绕，喧哗沸腾。我刚定下神，就看见几只手臂高举挥动，有人大声叫着我的名字。我走近他们，问：“赫拉巴尔先生呢？”

“什么赫拉巴尔？”你的传记作者马扎尔一脸疑惑。

“他不是最先来了吗？”我接着问。

马扎尔笑了，突然弯下身，几乎就要钻到酒桌下面，喊道：“赫拉巴尔先生，出来，快出来！”

二

尊敬的赫拉巴尔先生，现在金虎酒家已经因为你，因为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来这里拜望你，而名扬天下。每个下午，酒家开张以后，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涌入这里。他们全是慕名而来。酒桌上的语言五花八门。店堂侧面墙壁上，挂着你的头像油画。正面墙壁上，高高摆放着你的一个雕塑半胸像。我向来对头像胸像雕塑感觉怪异，怎么看都脱不出自己的怪异感受，我觉得这起源于人类的原始祭祀，把死去的族长脑袋连同脖子切下来，把敌人的头颅切下来，供奉，祭奠。所有的写实雕塑，人或动物，我都喜欢完整的，全须全尾。

金虎酒家你当年固定的座位上方，也挂着捷克、美国两国总统与你一起喝酒的照片。我知道那幅照片并非在你固定的酒桌上拍摄。你固定酒桌在店面尽头一个小套间里，正对着厕所门口。当年两位总统到来，你们是在宽敞的店面里坐着，而那个小小套间里，塞满了警卫安保……赫拉巴尔先生，今天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如此喧嚣？以致我们根本无法面对自己，无法安静下来哪怕对着流云发呆片刻。你在十多年前离开的时候，甚至更早些年，已经感受到这世界的喧嚣。人类发展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文明进步。老子说“知止不殆，可以久长”，联系历史和现实，意思深刻。现在金虎酒家，多数老顾客已经散落于城市其他酒家。布拉格老城居民，也大多搬迁到城市的边缘街区。老城街巷中，从上午到深夜，人流如织，车马如潮，不断地，不断地，一波一波地冲刷着光可鉴人的石钉路面。导游们无精打采举着小旗，手持扩音喇叭，身后尾随一群一群游客。他们张大着嘴巴，蠕动着嘴唇，此起彼伏发出各种鸣叫，如同从草原走牧到城市，正在赶往屠宰场的绵羊。几乎所有建筑都用作了旅店，用作了酒家，用作了赌场，用作了服装店，用作了咖啡厅，用作了商业画廊，用作了旅游纪念品商铺，用作了银行，用作了外币兑换，用作什么什么公司，用作什么什么办事处，甚至有些建筑物的地下室，也用作脱衣舞厅。那些古老的小广场四周，汽车停靠得满满当当。在布拉格老城街巷里，我想拍几张照片，就得早早出门，否则只能拍摄那些巴洛克和哥特建筑的顶部。正午的街景，在照片下部，不是路面，而是被取景框切得只剩了上半部的一层人头。一个社会，全面科技经济，一味发展，一味市场，结果只能这个样子。一个城市里满是游客，或者说，把这城市固有的生活转让给游客，这个城市的灵魂就不那么分明了，就死了，就变成了化石，它就在原地自我微缩，变成了模型。我在捷克所到之处，尤其是旅游胜地克鲁姆洛夫小城，国际上几大电影节所在地之一卡罗维发利，无不若此，城镇白天喧哗，入夜冷清。去年，我在中国，到西藏，到湘西凤凰小城，到西部的青海湖畔，同样感受到喧嚣。啊，喧嚣，无处不在的喧嚣。还有北京的南锣鼓巷，琉璃厂，我就不明白，这种作用于旅游观光的虚伪民俗和俗而不古的东西有多大意思。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这样的破坏。也许我表现得杞人忧天



了。我能阻止地球的自转吗？我能阻止时光的流逝吗？你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里那个主人公汉嘉，当他面对着装帧精美、饱含思想和哲理的书籍被毁灭时，当他的孤独同周遭与日俱增的喧嚣不能共存时，他选择了与美好事物一同毁灭。也许在毁灭中还能求得永生？其实，永生也是虚妄。不识时务者，唯求得安宁。不识时务者，在我的眼中，才真正是风骨之人。是的，我们所谈这一切，还仅仅是人类表面现象的一个方面。那么，深层呢？深层是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感到害怕，感到寒冷。中国的周作人看到了这一点，沈从文也认识到这一点。你的思想，却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用细节拼贴出来。你们前总统、剧作家哈维尔先生善于表述，他说的非常清晰，他说：“庞大的跨国公司就如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工业化，集中化，专业化，垄断化，自动化，计算机化，这些让工作失去了个性与意义，越来越严重。这样的体制操控着人们的生活，与专制体制相比，不那么显眼，但异化问题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提出。资本主义自由社会，不能改变根本现状。人应该作为人与企业发生关系，才有意义。不要过那种标准化消费化的生活。一个多样性的体制和一个令人厌恶的沉闷的体制，都面临生活的深深的空虚。”因此，这就是文学还应该存在的缘由，作家们还要写作还要说话的缘由，哪怕他自言自语，根本没有人听他。只要语言没有止息，人性没有止息，只要一个事物还有它的多面，写作就会存在。真实的优美的文学存在，文化便得以延续。而文化延续，是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饱满和尊严。也许，以往喧嚣的声音变了，喧嚣的本质可没有变，所有的反抗变成了对金钱的唯一追求。人类的孤独啊，它将永在。

赫拉巴尔先生，我这是第二次来到捷克。在布拉格居住写作一个月。我不懂外语，即不懂捷克语，也不懂英语。况且，我是一个人独自前来居住。除了当地几位朋友熟人，其他完全陌生。翻译家苏珊娜·李经常过来帮助我，为我义务充当翻译，另外除了华人朋友的见面，整天整天我不说一句话，也不听一句话，因为我既不会说，也不能听。在这种滑稽可笑状态中，在你那“过于喧嚣的孤独”中，我能自己到商场购买日用、衣服和食品，能独自下馆子酒家用餐，能乘坐地铁公交，能到城市各处闲逛，能去剧院购票看戏，能到博物馆、美术馆观摩展品，唯有那些中国汉唐陶俑、北齐残佛和高古玉琮，可以与我神秘交流。甚至，从一些三千年前的琉璃珠子和玛瑙珠子，我联想到中西交通或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热闹了，大路小道上熙熙攘攘。中西交通恐怕也并非随着时代向前拓展进步，后来的所谓文明，各自束缚，相互对抗，路途间地区的战乱、封锁、瘟疫，都会造成不同文化的长久阻隔……当然，我还能到洗衣店送洗，能进赌场耍牌，能去书店购买外文图书资料，能打开电视看看新闻、旁观色情电话热线、听听古典音乐会。我可不是你的汉嘉。我当不了汉嘉。我没有他的勇气，更没有他的专注。我的住处有台滚筒洗衣机，上面按键的英文我只能认出“开始”和“停止”。这多像人一生，简单至极，不过就是开始，然后，结束。世界亦如此。我没有外语词典，只好用网络翻译软件艰难查询。我的洗衣机除了“开始”和“停止”，它还有：旋转、熨烫、减少时间、选择、冲洗、

洗、抗皱……怪，我越来越觉得人生无处不在。

我住在布拉格1区，也就是俗话说说的老城区。具体地址是：安奈斯卡街13号，也是布拉格1区第220栋房子。我的住处是一栋三层涂满明黄色的小楼，距离闻名世界的伏尔塔瓦河查理大桥，西向步行顶多三分钟。如果顺着小巷往西，越过沿河大街，正对就是如同抱病坐在河边望着自己脚下发愁的斯美塔那铜像。

打开一扇绿门，进楼，经过一条狭窄走道，是天井。白墙上遍布墨绿的爬山虎。天井上方遮了一层纱网，这是用做什么的？防范野猫或飞檐走壁的大盗？要么就是老房子的屋顶会有瓦片滑落？我房间在三层，有木板的旋转楼梯通向那里。这楼梯终日听不到几声响动。我有卧室兼写作间，有敞开式的餐厅厨房，有大客厅，有洗浴间和厕所。我楼下住一户老居民。他对外来人，态度永远冷漠。我隔壁据说是一位著名的摇滚音乐家和他妻子。可是我从未见到这位音乐家，都说他的知名度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崔健。我的顶上还有阁楼，看样子像是访问学者或外国来的高级进修生。老建筑房间里不允许吸烟。廊子上摆了两把化纤编织的椅子和一个茶几。那烟灰缸总有尚未熄灭的烟屁股，地上常有几支空空的啤酒瓶。可是非常奇怪，一个月，我从未遇见在这里吸烟饮酒的人。难道我房门一有响动，廊子上的人即如鬼魂消失？

这石木结构的房子年代古老，修建于1671年。在中国，那是清康熙十年。那一年，康熙的政治清明，不是赈灾，就是免除额赋。那一年，朝鲜因饥荒，死人无数。日本禁烈酒。在俄罗斯，哥萨克起义失败。靠近捷克的，有匈牙利贵族在日耳曼参与造反，结果遭到镇压，日耳曼军队由此长期驻扎匈牙利……天灾人祸，天道不仁慈，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平过。

我刚刚住进安奈斯卡小巷那天深夜，因为时差，我的生物钟是北京早上八点。起床撩开窗帘，安奈斯卡小巷路灯的黄光自下而上蔼蔼照亮着对面的老楼，好像我窗下装置着一个大大的壁炉。我脑袋的剪影，被我屋里的灯光放大映在对面楼房的墙上。对面楼房也是三层，近得似乎伸手可触。它的一排窗子漆黑，没有窗帘。仔细看，隐约发现室内有细微的亮光荧荧闪动，是房间另一面窗户透入的那边庭院里的白炽灯。探头出去，小巷的石钉路面反着油光。天上有一粒星星，在这两排老楼的夹缝中，显出一副瘦弱样子。

在这原木地板铺就的几间屋子里，我如困兽乱转，消磨时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在房间里快步走动，脑袋就会一阵晕眩。我想这可麻烦了，难道我的血压异常？难道我的脑血管出了问题？经过反复测试，原来房屋因为年久陆沉，室内地面发生倾斜，形成明显的坡度。我在室内，步履时有蹒跚跋涉，如同西绪弗斯登山。时有轻快小跑，好像古人行走到大地边缘，就要冲破墙体坠落到楼下。脚步的情绪极其夸张而不稳定。我仔仔细细窥探这房屋里的一切陈设。若没有三面墙上挂着的抽象油画，我觉得怎么看，这都像某位古典小说家或古典作曲家的故居。

房门旁陈列着一架老式缝纫机。面板上是一个古旧的长方形木质茶托。移开茶